戊戌履霜錄

戊戌履霜錄目錄

内外薦舉表

二十一省新政表

予自甲午通籍以後身歴四大變而國以傾此雖少作取其與驢背集官制芻論皆可存一時掌故故刻而藏之俟後世修史者采焉癸丑五月退廬居士自記

戊戌履霜錄卷一

退廬居士

政變月紀

日難初平。德釁旋發於膠。士論囂。廟謨不定。一二行險僥倖之徒。託名忠愛。鼓煽公卿。於是李端棻言學。紫祿胡燏棻言兵。翁同龢議設昭信股票。新政始萌芽矣。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春正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文下省曰。釆貴州學政嚴修議。以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六事。奏開經濟特科。別爲經濟歲科。附鄉會

試並行。刑部主事張元濟。立上海通藝學堂。請頒發同文館書籍。編修黎榮翰。請總署護照。赴東洋游學。皆許之。命軍機大臣。會同總署。籌辦京師大學堂。從御史王鵬運之言也。盛京將軍依克唐阿。疏陳鈔票之利。言日本維新以前。國勢寖弱。行鈔法。卽轉弱爲强。俄羅斯昔時地廣民貧。行鈔數十年。國用充裕。至今賴以周轉。奴才於光緒初年。在黑龍江副都統任內。親見愛暉商賈。行用皆係俄帖。華商購辦貨物。必先以銀易帖。始可易貨。以致邊界數百里。俄帖充溢。迨後調任琿春。見華俄互市。仍以俄帖爲重。由

今思之中國如早行鈔票則以票換帖兩相抵制自可堵塞遏隔漏巵事下戶部部議欲行鈔票必先寬籌成本日本西鄉之亂紙銀一元不敵銅元二百俄國歲計亦載俄羅般一易紙羅般六可爲成本不足不能流通之明證現值洋債困於外餉糈耗於內出入相抵不敷甚鉅何從籌大宗的款爲鈔票成本之用議上事遂不行　依克唐阿又請設京師總銀行外省提庫銀各設分銀行各口岸由關道籌款設通商銀行　詔令盛宣懷體察上海銀行情形以聞

二月以刑部尚書廖壽恆爲軍機大臣自軍機設而

內閣擁虛位。雖李鴻章以平定東南大功。錫爵居首輔。徐桐以上書房總師輔。皆不得與聞朝政。唯總署以變法故。頗參預其間。非故事也。　廢武試弓刀石。以槍礮代之。是時新法初興。承積弱之後。諸大臣皆屬意武備。榮祿尤好言兵。旣改變武科。又挑練神機營萬人爲先鋒。保衛宮禁。　總署雜采各國儀式。酌定寶星章程上之。　湖南巡撫陳寶箴。請撥庫款充時務學堂武備學堂經費。從之。　從左都御史徐樹銘言。　詔各省舉行蠶政。

三月。以李占椿爲江南提督。時南北洋各練新軍。北

洋稱新建陸軍袁世凱統之駐天津南洋稱自强軍占椿統之駐江陰皆改用洋操聘西人爲教習 詔各省實行保甲聯絡漁團並勸辦義倉修荒政

閏三月 上奉 皇太后閱神機火器健鋭三營新操嘉其訓練有法管理王大臣各加一級翼長操官兵弁賞賜有差 召湖廣總督張之洞入覲行次上海聞沙市亂放還 麟書薨以榮祿爲文淵閣大學士 胡燏棻籌辦津榆鐵路以款絀故請仿海防鄭工例開鐵路捐部議不許

夏四月恭親王奕訢薨 上輟朝五日命配享 太

廟諡曰忠王彌留時　上入視張目語曰聞有廣東舉人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任小人也　上頷之王少時好讀通鑑　宣宗極鍾愛之　文宗之臨沒也遺詔令輔　穆宗故破例入參樞務同光以來國事咸取決焉　上及　太后皆嚴憚之亦多賴其調和王死而翁同龢獨持朝政　兩宮之聲氣始隔矣　購德國鐵甲船三曰海容海心海琛魚雷艇四曰海龍海鷲海星海化威海之敗北洋兵艦悉為日本所取至是購此七艘謀復海軍而旅順大連灣膠州皆為敵踞幾無屯泊之所　從侍郎榮惠言　詔

宗人府保薦近支王公貝勒出洋游歷。賞李鴻章張蔭桓頭等寶星前此所未有也。調董福祥甘軍。由平陽移駐正定。浙江征藥牙鋪稅溫甯大亂河南湖北陝西皆奏請緩辦。詔悉停之。御史楊深秀疏請釐正文體。詔中外大臣舉人才可使異國者。上既銳意變法廷臣不便者多依違其間口不言而腹誹已而徐樹銘疏攻陳寶箴新舊黨始分門戶大學士徐桐雅負時望主攘夷生辰張宴賀出片紙疏列門下士二十餘名榜於門戒閽人勿納皆好言新法者也又劾參張蔭桓詆為罪魁上滋不悅

旋下　詔曰數年以來中外臣工多主變法自强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唯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託於老臣憂國以爲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朕唯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

嘗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爲雄以聖賢禮義之學植其根柢又須博采西學之切於用者以救空疏迂陋之弊 或謂翁同龢於 太后 太后惡之又追咎中東戰事免其官放歸田里徵王文韶入軍機以榮祿爲直隸總督是時舉子會試集輦下者七千餘人憤國威不振既辱於倭又逼於德人情蠢蠢欲動浙江江蘇廣東各聯合鄉人詣都察院上書掌臣拒不納則齊聚而譁天津報館刊布瓜分中國圖說遠近震恐御史黄桂鋆請禁訛言

勿許樞垣自恭親王薨同龢究遭嚴譴錢應溥稱疾
不朝　上惡剛毅執拗常切責之廖壽恆視諸臣爲
後進尤不能有所指陳　上歎廷臣無一可倚適徐
致靖力保康有爲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張元濟五
人始一意嚮用新進矣　浙江巡撫廖壽豐奏陳經
濟歲科當仿特科六事徑由學堂選舉總署議准並
酌定章程六條上之　康有爲上疏請定國是援據
中外古今故事凡數千言辭甚偉　上大奇之立
下總署議行總署不能詰又命軍機議之軍機以爲
不便事遂寢　詔二品以上大員凡陞遷賞賜均具

摺諭　太后前謝恩　張之洞奏請將湖北丁漕減征平餘仍舊征收以充學費下部議行

五月　詔從部議各省營兵均由天津新建軍上海自强軍派員分往教練　康有爲爲宋伯魯代草一疏請廢制藝　上以近日章奏多被廷臣駁斥制藝自宋元明迄今行之且千年深入迂儒骨髓驟欲改革衆議必譁或援　祖制取　懿旨以相阻遏事終不行遂不付廷議徑下　詔著自下科始鄉會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用策論陽湖汪文博聞伯魯疏出有爲手因貽書有爲言科舉之弊舉者非

所知而決以一日紙上之文學者無所教而試以三年弋獲之的錮人才墮國本莫此爲甚今縱改試策論而剽竊以爲長技易地可行倉卒而求立談濫竽不免同蹈空言無裨實用鄙人以爲宜并廢科舉大興學校府廳州縣設小學校省會設中學校京師設大學校合文武爲一途貫中西而并課入小學校學三年拔其尤入中學校視秀才入中學校學三年拔其尤入大學校視舉人入大學校學三年拔其尤廷試之而授以職學成之日卽爵賞之年得櫟無僥倖之望才幹無淪廢之憂以視苟且充數昏暗摸索

孰得孰失．毋俟智者若科舉不革．雖有學堂如贅疣如騈拇耳．中國無學校久矣．日復一日．何以自立．及今新政初頒．若不盡革前敝．一經定制．遂難復返．且恐維新無効．轉爲守舊訾謷．始事之圖．不可不愼．有爲得書大喜．欲擴其言．獻之．恐曠日持久．不能收効旦夕．乃疏請改各省書院義學社學學塾．皆爲中西學堂．毀鄉里寺廟．沒入其公產．以充學費．上法三代．旁采泰西．責令民人子弟年至六歲者．皆入小學教以圖算器藝語言文字．不入學者．罪其父母．上以事體繁重．未可遽議施行．旋從張之洞陳寶箴議．鄉

試首場試論五首以歷代掌故爲主次場試策五道兼及五洲各國政藝分場去取如府縣試落名者先後罷歸而以經義殿三場焉會試亦如之遠近帖括之士驚怪不知所爲書賈乘時射利獵取中外時報補綴成篇標以俗名如三場要訣之類以誑呫嗶小生獲利亡算

治馬神廟[illegible]公主廢第爲大學堂內自編檢司員外自道府州縣俱令入學以孫家鼐爲管學大臣許景澄爲總教習美人丁韙良副之時百事草創學校事尤繁賾禮部不敢主議諉之總署總署私屬梁啟超啟超乃采日本東京學校規則草

議八十餘條上之　宋伯魯言八股既廢經濟歲科當並正科爲一途從之　從總署議設譯書局於上海命梁啟超總理局務　張之洞既規定文科復議以武科並入營伍非兵弁不得與試疏入報可　待講黃紹箕方典試自湖北回携之洞所著書曰勸學篇者以獻　上讀其書善之優　詔褒獎頒示各省大吏郡人士求其書不得則展轉傳鈔上海用西法影摹上石十日之間凡三易板本究其陳說亦無以大過人但稱頌　祖　宗功德多媚詞後陳寶箴李端棻均以奏薦康梁得罪之洞獨免此書之力爲多

旨中變科舉一篇即與寶箴所奏行者也。盛宣懷奏設上海南洋公學分立四院。一師範院即師範學堂也。二外院即日本師範學校附屬之小學堂也。三中院即二等學堂也。四上院即頭等學堂也。招商電報二局歲各捐二萬金充經費。御史曾宗彥奏言。洋人自通商以來竭澤而漁。中國精華朘削殆盡。且漸增條約。又准改土貨爲洋貨。販運既捷。成本愈輕。銷路愈廣。今又佐以鐵路。將以開中國之利源。適以竭中原之膏血。中國地屬溫帶。土宜最廣。可耕之地。若以西法經營之。利可六倍西人。常謂盡地所受日

之熱力每一英里可養一萬六千人又推算中國之
地若用農學新法每年增款可六十九萬萬兩縱不
必盡如其數但能得半中國即歲增三十餘萬萬江
浙紳士集同志於上海創設農學會兼采中西各法
以樹藝畜牧倡導海內在興利之中較有實際乞明
降　諭旨亟予激勵使天下聞風盡奮美大之利計
日可收疏入　詔劉坤一取上海農學會規則咨送
總署總署又采用宗彥言請予百工專利改制以來
諸大人先生始言養兵繼言養士孫家鼐進大學堂
經費表歲用二十八萬八千六百有奇創辦倍之司

農所入半充軍餉。新軍仿泰西裝械。耗費尤多。上知國用窘乏。非訓農通商惠工。亟求本富之術。不足振興庶務。旋下　詔曰。自古致治之道。必以開物成務爲先。近來各國通商工藝。繁興風氣日闢。中國地大物博。聰明才力。不乏傑出之英。祗以囿於舊習。未能自出新奇。現在振興庶務。富强至計。首在鼓勵人才。各省士民著有新書。及創行新法。製成新器。果係堪資實用者。允宜懸賞以爲之勸。或量其材能。授以實職。或賜之章服。表以殊榮。所製之器。須給執照。酌定年限。准其專利售賣。其有能獨力創建學堂。開闢

地利與造槍砲各廠有裨於經國遠猷殖民大計並著照軍功例給予特賞以昭激勵於是京朝官聞風而起王宗基創會文學堂陳時利創道器學堂王照創八旗奉直學堂楊銳創蜀學堂福建江西浙江江蘇皆不謀而同立社購書攷求時務梁啟超康門高足所著西學書目表稱其師爲南海先生而不名主上海報館二年哭世罵人謬以述作自任軍機章京陳熾著書數十萬言上之當道勿售遂中狂病幾死至是漸有求其書者天下好奇之士莫不攘臂奮興思出其言若藝以應 天子之求相傳戴開泰火鏡

熱力大至二萬噸可代煤■新三德律風較西製加
遠三倍閩人沈朝安善噸製髹漆一棹面值番銀千圓
英法爭購之曾積陶七彪精於木工能於二尺方匣
內藏一棹一椅一几一架凡日用器皿皆備美人以
金表二枚易去其事皆未上達編修徐琪奏保粵人
鐸金區通曉電學能以電光鼓動機輪作爲電燈水
龍水車諸器 旨下粵督譚鍾麟徵其器入京趣之
就道將大用之 孫家鼐本東宮舊僚在廷臣中最
稱拘謹官書局稅起編修熊亦奇等區處既定求家
鼐代陳以此得名遂領學務至是采馮桂芬校邠廬

抗議上之其書雖主變法皆咸同以前舊說近三十年中時局大變諸通人已棄置勿道　上從冢鼐言命閣部院寺諸臣就馮氏書分別可行不可行者逐條籤注候　旨酌裁　盛宣懷奏設通商銀行請飭部通行各省關凡官款均交銀行滙解　派奕劻色楞額永龍管八旗驍騎營崇禮載卓蘇魯岱管理兩翼前鋒護軍營驍騎營官兵七千一百四十一員名護軍營官兵五千三百九十六員名令半習洋槍半習洋機抬槍八旗漢軍砲營籐牌營悉廢　詔改書院爲學堂省會爲高等學堂府廳爲中等學堂州縣

爲小學堂肄業者以次遞升須示京師大學堂章程

凡關祀不在典禮者盡墮之改建學舍學堂課本悉由梁啟超編譯於是梁氏學盛行於時論者至比之王荆公經義欲羣起而攻之矣　浙江學政陳學棻言策論不便考試　詔罷學棻以唐景崇代之　王文韶由天津入見　上諭北洋商務文韶言粤商張振勳創烟臺釀酒公司數年後可獲鉅利又北洋出口貨物以駝絨羊毛爲大宗就地置機仿造呢羽毯氈等物亦可漸收利權　上命榮祿切實舉行　盛宣懷請就南洋公學內設立譯書院從之　御史宋

伯會奏言昔日本維新之始遣伊籐博文等游歷歐美討論變法次第及歸首請設官報局於東京報章一依西例伊籐自著筆記至舉西人一切富強之原歸功報館臣稽查各國報館之多美國至一萬八千餘種英德各一萬三千餘種法國九十餘種俄國五十餘種大抵報愈多者其民愈智其國愈富且強如英之泰晤士報美之地球報法之巴黎時報俄之森彼得時報日本之東京日報皆國所設號爲官報風行天下泰晤士報日銷七千萬紙他報稱是上自君主中及士大夫下逮婦女傭匠無人不閱報無日不

閱報政府舉行新政遇有疑難輒旁采報館之言以取決舉人梁啟超前在上海創設時務報館一遵西報體例兩年以來風氣大開通達時務之士以次漸出請明降　諭旨改時務報爲時務官報遷之京師以上海爲分局仍飭梁啟超往來京滬主持其事事下孫家鼐議家鼐以啟超旣任編譯不遑兼顧報館力薦康有爲主上海官報欲因是擠而出之　詔如所請　新法初起家鼐雖依違其間心實不懌至是編譯局成恐梁啟超專主康氏一家之言定爲課本敗壞士習因奏言學堂教育人才首以書籍爲要義

理稍有偏歧其關乎學術人心者甚非淺鮮臣觀康有爲著述有中西門經一書其第八卷孔子制法稱王一篇言春秋既作周統遂亡此時王者卽是孔子無論孔子至聖斷無僭亂之心卽後人有此推尊亦何必反覆徵引教化天下方今 聖人在上奮發有爲康有爲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時恐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謂素王可作是學堂之設本以教育人才而反以蠱惑民志一旦犯上作亂之人起於學堂之中臣何能當此重咎凡譯局新編之書應請由管學大臣閱過進呈 欽定發下然後頒行奏上不下

所司、但　詔家鼐傳知康有爲遵照、
六月、康有爲重申前議、請立制度局於內廷、分設十二局、總理法律度支學校農工商郵政鐵路鑛務游會海陸軍等事、各省分道設民政局、妙選通才督辦、如學政例、朝論譁然、謂此局一開、百官皆坐廢矣、
從御史韓培森言、　詔各省預籌積貯、時徐海連年水災、飢民數十萬、顛沛流離、死亡相繼、無賴乘機竊發、誘脅鄉愚、白晝持挺相劫殺、官司莫敢過問、劉坤一請開淮北賑捐、格於部議不行、河決山東、漂沒濟南臨淄二十一州縣、粵西馬平會匪、攻陷容縣北流

陸川興業四城浸及楚南廣東邊界黄槐森視師栁州相持累月未能肅清大足奸人余棟臣以法國華司鐸徧張僞示侵擾川東北則通化馬賊踞朝陽鎮焚左翼官署　上深憂之詔命嚴行保甲　以榮祿張之洞督辦盧漢鐵路　榮祿由閩浙總督入見上慰勞再三詢及船政情形榮祿以款絀對即日命戶部指撥銀百八十萬兩解閩濟用留榮祿爲軍機大臣　從李端棻言令各部删改則例另定簡明目錄仿史法分門列表　盛宣懷勘路至涿州馳陳盧漢鐵路情形盧漢之創議也估費五千萬金撥部帑

千萬餘議招股久之集官股三百萬商民無應者張之洞乃倡借外債保宣懷爲鐵路大臣南北兩端兼營並進限五年蕆工至是京津淞滬津榆次第工竣關外大淩河一帶方議推廣山東委之德山西委之英容閎辦膠沂不成旋謀津鎭英德復覬覦之粵漢正路初議越嶺經江西楚人上書力爭始改議由廣州經佛山三水過長沙北達漢陽支郡東由惠潮抵閩西由三水抵梧桂唯蘆漢關係南北血脈幹路不成則旁支皆無所附借比債百十二佛郎克經營三載北端未及保定南端未及孝感　朝旨責宣懷不

符前議　詔勘路畢卽由涿州入見　礦務與鐵路相輔而行西人考察中國礦產言山西一省可抵全歐巡撫胡聘之以太行艱險不便轉輸議闢鐵路由潞安達邯鄲直接蘆漢旋以集公司不成而止臺灣素稱煤旺旣割畀强鄰二年之間又輸出償款二百餘兆搜括旣空司農計無所出王文韶陳寶箴依克唐阿皆以開礦爲言湖南綱繆累載最後乃得永州銀鑛江督劉坤一委胡家楨爲理鑛專官先從龍潭棲霞雙石嶺等處試辦折閱且甚於湖南俄人窺喀什噶爾金穴陝甘總督陶模恐利源外溢遣洋員林

輔臣採至和闐而止以荒裔不毛未敢視為利也先
是有　旨令雲南籌辦鑛務總督崧蕃奏言雲南五
金各鑛承平時計有六十餘處兵燹以後除銅務一
項已派唐烱督辦外其餘金銀錫鐵各廠尚有三十
餘處或洞老山空久經停歇或從前極旺之地現在
積水過深無從著手或現雖開辦而所出無多僅敷
成本或官雖封禁而附近無業貧民不時私自采取
雖云籌備官本招股次第興辦亦難收速效當事者
求之不得其說則爭咎中人之寡學考鑛之無師於
是　上方以帑藏為憂簡王文韶張蔭桓為路礦太

臣設總局於京師所有各省開礦築路一切公司事宜俱歸統轄文韶奏言漠河歲解戶部銀約二十萬兩幾經駁查而其礦山界址采礦章程與沙丁畫分四六成生金猶見藏頭露尾黑龍江又尤而效之非令和盤託出不足以拓商務而闢利源會道員敢紹借洋債五百萬以敘雅礦務請蜀人官京朝者恐其勾結夷人遂爲一鄉之患聯名具疏阻之舉鄉人李徵庸朱育仁籌欵合辦自保利權　詔許之前江西巡撫德馨以貪汚落職出二十萬金開奉天礦賄學士濟澂以聞卽賞給布政使銜令爲會辦大臣人以

是嗤德馨巧宦而　朝廷憂貧爲太甚矣．康有爲日以伸民權開議院說　上．上頗惑之．舊制．京官循資至老耄乃躋一二品．非兼領樞要．終歲不得面陳一言．太后之歸政也．奕訢實專國柄．翁同龢以毓慶宮舊恩．頗蒙寵幸．奕訢沒．太后疑變政之舉．皆同龢嚮導．逐之去位．上孤立失所倚．有爲始乘機而進．諸所改革．上欲藉廷議以箝　太后之口．廷臣奉　詔不謹．議駁者十居七八．上積不能平．乃大開言路．求通下情．詔翰詹科道日輪四員隨班入對．司曹有條陳時政．士民詣都察院上書者．即

時據情奏阻格者罪之。禮部主事王照。慷慨負氣敢大言。私擬一疏。求堂官代奏。疏言英主每歲避暑至法。俄皇徧游歐洲。請 上奉 太后巡幸東洋。以次及英法各國。尚書許應騤斥其紕繆。照以微詞侵之。袖疏稿悻悻而出。應騤忿甚。會六堂聯銜參照挾制無禮。 上屢詔求言。兩月間未有所觸。頗疑諸臣壅蔽。應騤以有爲故。與新黨互相攻訐。已大犯時忌。疏入不納。反交部議處。部議降三級調用。 上念諸舊臣多不利變法。非大創之無以懲後。別降 中旨。盡削禮部二尚書四侍郎職。賞王照四品京卿。時徐

會澧曾廣漢均以他官兼攝少宗伯。當應騤與照交訴。廣漢范任甫二日。會澧及滿尚書懷塔布皆不與聞。照以大言欺謾長官。遽劾顯職。時論頗驚怪之。後數日。復劾張蔭桓濫保革員張上達黃璣陶錫朔貴皆斂手謹避其鋒。

曾宗彥奏言各省營兵需餉約三千萬。以江南自強軍餉章計之。僅足二十餘萬人兵食。請令各省將實存勇隊嚴定去留。營支餉糈。其爲歸并。然後一律挑練。胡燏棻亦言海軍無力猝辦。自以精練陸軍爲主。沿海最要。沿江次之。腹地又次之。并云神機營舊用鳥鎗。難與洋鎗爭勝。請參用西

法改練事下軍機大臣八旗都統先後議行　詔五城分設小學堂舉貢生監一體入學以備升入大學堂之選　孫家鼐議定官報章程上之乙未以後士習日囂無賴者混迹報館奮髯抵掌議訐國政農學商學算學蒙學諸名色此猶一家言也津滬閩粵湘漢之間私智地名大張旗幟以次流行都二十餘家而時務報蒐延最廣論者至比之明夷待訪錄張之洞提倡尤力札行湖北全省州縣官各備貲購閱祭酒王口口治漢學家言譔述甚富主講岳麓時每見生徒輙勉以閱報官報旣設旋命康有爲定報律有

爲　領上海官報。實逗留京師不去。是時主時務報館者。爲浙人汪康年。與有爲積不相能。聞官報既領公爲私。改時務報爲昌言報。梁啟超不悅。發康年陰私。著說一千餘言。詆擊不遺餘力。但康年者。又譏啟超一旦得志。遂挾　天子以令錢唐一布衣。兩家文字往來互相攻訐。總署密電黃遵憲查勘康年抗言受人牛羊。敢忘芻牧。識者謂新黨之議論盛行。始於時務報。新黨之人心解體。亦始於時務報。而啟超專恃筆舌之妙。以義始者以利終。侮人爲太甚矣。　賞大學堂西教習丁韙良頭品頂戴。聘爲客卿。　詔發

槓沿江沿海水師學堂．增學額．各處鐵路扼要之區．及開礦省分均增設學堂．遣李盛鐸楊士燮李家駒壽富赴東洋考察學校．工部主事金蓉鏡請援會典例．開則例館．博徵通達大儒．與明習律令之士．爲總裁纂修等官．銓選則立專格．以究職掌．專科之人．以補專官．由本衙門遷除．不得縱橫他調．錢糧則列專表．以明歲計．專款以待常用．餘款以待雜用．年清一年．不准前後牽混．上嘉納之．孫家鼐代奏梁啟超譯書章程．發帑金二萬充開辦費．別籌常費月三千金．

秋七月罷新進士朝考廢試帖楷摺　康有爲請興農學言泰西新法鳥糞可以培肥電氣可以速成沸湯可以暖地脈玻罩可以禦寒氣播種則一日可及數百畝刈禾則一人可兼數百工擇種一粒可收一萬八千粒千粒可食人一歲二畝可食人一家安有萬里之地而憂貧者哉有爲與　上密陳天下大計章奏亡累十數唯此疏見諸邸報都人頗疑怪之鮮有窺其奸謀者　立農工商總局於京師各省皆設分局工部郎中端方新簡霸昌道以邊地瘠苦遷延不赴任旋營求得保遂開缺賞給三品卿銜與道員

徐建寅吳懋鼎共理局務。是時東南苦澇。西北苦旱。四方以災告者不絕。廣東米價奇貴。暹邏船無一至者。藩司張人駿出示勸農。至有抱金珠餓死之語。端方等因先從農務經始。請立農務學堂。開農會。刊農報。購農器。聘美日農師。而徐及工商二事。然以一局責成三人。往往執意見互相訾謷。每晨起議事。日中未有所決。王文韶患之。密言於　上。改派建寅主工。懋鼎主商。端方主農。自是廷臣條奏若甯述俞請廣購機器。王鳳文請設販廠招工。蕭文昭請立茶務學堂暨蠶桑公院。皆下端方等議之。而局所漸奪部權矣。

大學堂之初立也·京外官投名願附學者·踰七百人·學堂不足以容·總署乃倡言學齊語者·當引而進之·莊嶽·日本於我爲同文·其教純用西法·宜選派同文館學生·及編檢司員·就學東京·請諸日使矢野文雄·允之·議選二百人·給資先行·詔各省奉諭交辦之事·均著由電報傳知督撫·即行遵辦·無庸專候部文·王錫蕃請設商會·詔劉坤一張之洞·先就上海漢口行之·廖壽豐請飭出使大臣·就廣洋華人·曉以忠義·一體建立學堂·仿經濟常科例·各就所學·錄尤取進·爲經濟科商籍生員·准其回華鄉試·其有

才具出眾者。即令使臣保薦。派充領事參隨等官。並責使館繙譯兼書。 詔下總督議行。 詔九月奉皇太后慈輿。閱兵天津。先期布告天下。 榮祿奏直隸煤礦。計開井硐十二所。在內邱者四。曰上坪。曰磁窰溝。曰南陽寨。曰永固。在臨城者八。曰岡頭。曰石固。曰膠泥溝。曰楊家灣。曰新莊。曰竹壁。曰牟村。曰高贊交界之間曰焦村。其煤以上坪永固岡頭石固爲最。牟村南陽寨焦村竹壁磁窰溝次之。膠泥溝楊家灣新莊又次之。皆濱臨大道。爲蘆漢鐵路必經之地。 梁啟超請附編譯局設立編譯學堂。從之。 岑春煊請

改官制。上采用其言。詔曰。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司。京外大小各官。舊制相沿。不無冗濫。近日臣工條奏。多以裁汰冗員為言。雖未必盡可準行。而參酌情形。實亦有亟當改革者。朕唯授事命官。不外綜核名實。現當開創百度。事務繁多。度支歲入有常。豈能徒供無用之冗費。致礙當務之急需。如詹事府本屬閒曹。無事可辦。其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事務甚簡。半屬有名無實。均著即行裁撤。歸併內閣及禮兵刑等部辦理。又外省如直隸甘肅四川。皆係以總督兼管巡撫事。唯湖北廣東雲南

三省督撫同城原未畫一現在東河在山東境內者已隸山東巡撫管理祇河南河工由河督專辦今昔情形確有不同所有湖北廣東雲南三巡撫並東河總督著一併裁撤其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均著以總督兼管巡撫事東河應辦事宜即著歸併河南巡撫兼辦至各省漕運皆由海道河道已屬無多應徵漕糧亦多改折淮鹽所行省分亦各分設督銷其各省不辦運務之糧道向無鹽場僅管疏銷之鹽道均著裁缺歸各藩司巡守道兼理此外如各省同通佐貳等官有但兼水利鹽捕並無地方之責者均屬閒冗

即著查明裁汰除應裁之京外各官本日已降旨暨裁缺之巡撫河督京卿等員聽候另行錄用外其餘京外尚有應裁各缺及一切裁減歸併各事宜著大學士六部及各直省督撫分別詳議籌辦至各省設立辦公局所名目繁多無非位置閒員薪水雜支虛糜不可勝計著一律裁撤淨盡並將候補捐納分發勞績人員嚴加甄別裁汰限一月辦竣覆奏　詔書既下主持新政者先提議六部或云有尚書則侍郎為冗有郎中則員外為冗凡額外主事員外郎中無兼差而食俸尚淺者皆可回籍候資於是始議并司

禮兵刑工皆覬望吏戶二曹管理吏部大臣徐桐戶部尚書敬信持不可徐桐曰先革去老夫徐議未晚敬信曰了不爲怨府　嚴旨屢下敦促則議裁司務廳督催所以謝過又提議翰林院或曰定編檢額四十新授職者皆罷或曰改議院訛言一夕數驚皆惴惴不自保李鴻章等旋據典要以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并入內閣太僕并兵部大理并刑部光祿鴻臚并禮部諸翰林始知不在議裁之列然頗悔舊時耗日力於試帖楷書一旦舍其舊而新是圖前功盡墮言者猶喧嘩不已主事吳錫簪奏廢屯衞各官

請以軍田歸州縣因是并及漕院矣・　詔各省籌辦團練・須行會國藩清訟章程・凡實缺計典・候補委署・及年終密考・俱以清訟功過・分別予奪優劣・皆從張蔭桓之議也・　擢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四品卿・入軍機參預新政・別以　大內密室處之・　諭旨皆令撰擬・寵任在軍機大臣上・　陞倉場侍郎李端棻為禮部尚書・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少詹事王錫蕃為左右侍郎・皆喜言新法者・　道員劉慶汾請用機器・仿西法鼓鑄銅錢・與金銀錢並行・時圜法日壞・舊制錢為奸商銷毀・及流入外洋者・不可勝計・白金

一兩只易京錢五百枚市買攙雜沙漲用之公私俱困慶汾久遊西洋知其利弊故以是請聞者皆迂其言　武試之廢弓刀石也事下諸臣詳議王毓藻請開弓以驗橫力掇石以驗直力舞刀以驗橫直力宜留之以待材勇之士張汝梅劉樹堂饒應祺德壽黃槐森皆言不宜遽廢而張之洞鄧華熙楊福臻欲合營伍科舉團練爲一事中外臣工前後凡二十餘奏言人人殊至是兵部采諸臣條議奏定非由軍營學堂練局出力不得與武試其考試之法首場馬槍二場步槍留技勇爲三場內場試兵法論一篇策問

一道則參用劉坤一譚鍾麟崧蕃胡聘之魏光燾朱福詵等之說也 上以爲未盡令再議之 始戶部立昭信局恭王獻二萬金爲諸臣倡各省陸續輸納已踰千萬四川廣東等省所司勒辦不善民情大擾張承纓黃桂鋆李經邁皆以爲言遂停之 議增設鐵路礦務農工商等局委員安置被裁各官 孫家鼐參用徐致靖言奏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學士備顧問另片奏設醫學堂並從之 令督撫藩臬三年一述職 江蘇學政瞿鴻禨奏改江陰南菁書院爲學堂以書院舊管沙田試辦農學 詔嘉獎

之。從刑部主事顧厚焜優貢沈兆禕言推廣郵政。裁驛站。從侍講學士瑞洵言飭順天府五城御史。勸辦報館。用策論考試各部司員。初中東之役劉坤一督師出關張之洞實代其任之洞久困武昌不足供其揮霍私念江南繁富勝湖廣十倍曾國藩承寇亂初平已具高掌遠蹠之勢與他省不同甫至即增兩淮鹽引百三十票借洋債籌辦江防又倡議改折南漕謂歲可增帑金五百餘萬戶部尚書敬信不從其議遂寢至是瑞洵復以爲請言國家歲轉南漕百餘萬石關係數十萬人計口授食之需向使輪船

未通奴才亦何敢冒昧上陳輕言改折今則海道暢行有如衽席南來包米盈溢市廛官運朝更商販夕溯若必苦守舊章牢不可破坐令百萬金錢耗散於官吏戶胥之囊而不思變計豈不可惜　上深然之恐部臣復執前說特詔　奕劻孫家鼐會同戶部議之

禮部六堂既罷言路大開凡部院所收條陳即將原封進呈不得析看舊例各衙門分班值日至是以條陳太多　詔令隨到隨遞不必案定班期又詔州縣以下官有上書言事者由督撫將原封呈遞士民言事者由道府隨時代遞一言上達立見施行

時樞臣擯退無權專倚參政四卿決事　詔曰國家振興庶務兼採西法誠以爲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較勤故可補我未及今士大夫昧於域外之觀者幾若彼中全無條教不知西國政治之學千端萬緒主於爲民開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質延人壽命凡生人應得之利益務令推廣無遺朕夙夜孜孜改圖百度豈欲崇尚新奇乃眷懷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遺非悉使之康樂和親朕躬未爲盡職加以各國環交淩迫尤非取人之所長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之苦而黎庶猶有未知職

由不肖官吏與守舊之士夫不能廣宣朕意乃反胥動浮言使小民搖惑驚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獲聞新政者朕實爲歎恨今將變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各省藩臬道府均令上書言事毋得隱默顧忌其州縣官應由督撫代遞者即將原封呈遞不得稍有阻格總期民隱盡能上達督撫無從營私作弊爲要

福建舉人張如翰請設農學科舉中西樹藝畜牧之法占驗考察之書令士民悉心講求歲科二試併學拔取數名爲農學生者集會考畧如拔貢之例廷試

列高等者觀政農部與拔貢小京官同其次用作州縣農師與教官並垂移訓導一缺任之俾事有專司且資教習事下部議　孫家鼐奏改金臺書院爲順天中學堂拔所屬二十四州縣生員四十名入堂肄業另設南學額二十名附之　胡燏棻進天津海光寺行宮圖以備閱兵　巡幸　直隸州知州陳維藩請簡知兵大員督練蒙番使分駐邊要每路正副各一人將邊北一帶東至吉林西至伊犂內外各旗蒙古番族就其自有之餉簡其所部之卒勤加訓練以防强俄直隸山西陝西之北以恰克圖爲要甘肅新

轄各邊以塔爾巴哈台為要西南則喀什噶爾至和闐各部土回環居青海之蒙番土司甘肅四川雲貴沿邊各土司均練為內數路前後藏練為外二路其原設之將軍都統才勝任者仍之參贊辦事駐藏各大臣一律裁撤　上大韙之以內政亟未遑措邊事也　詔曰旗丁生齒日煩徒以格於定例不得在外經商貿易遂致生計日艱從前富俊松筠沈桂芬曾籌議及之現當百度維新允宜寬弛其禁俾得各習四民之業以資謀生著戶部詳查嘉道年間徙戶開屯計口授田成案訂立新章迅速具奏屯衞之設

仿於明代本以養兵實邊至國初屯軍次第裁汰唯有漕運省分仍隸衛所乃專爲贍運之計現漕糧既歸海運衛所半屬虛懸若改衛爲屯徵租充餉於國用不無裨益　詔著兩江兩湖浙江各督撫通飭所屬澈底清查各衛所屯田地畝實在數目詳定徵租章程奏明請　旨辦理先是陝西按察使袁昶條陳時務於八旗生計清理屯衛二事擘畫甚詳故有此詔

八月直隸按察使袁世凱由天津入見譚嗣同密薦世凱將才　詔開缺以侍郎候補　戸部主事蔡鎮

藩。請簡官定職。以成新政。庶吉士丁惟魯。請編歲出

歲入表。頒布四方。皆下廷議。未及議行。而康黨亂作。

戊戌履霜錄卷一

戊戌履霜錄卷二

退廬居士

康有爲構亂始末

光緒二十年甲午秋八月，倭人潛師渡海，脅朝鮮變政，敗我援兵於遼東，京師大震，越明年，從大學士李鴻章請，割臺灣，納幣二百兆，與之議和，南海舉人康有爲，方入都應試，率公車三百餘人上書都察院，力陳不可，請遷都西安，急圖變法自強，俗傳南海先生四上書記，此其一也，和議既成，有爲旋舉進士，以主事籤分工曹，大失望，携其所著書曰新學僞經考者，

徧謁朝士大夫。或傳其字長素。蓋以素王自比。爭呼
聖人揶揄之。有爲益喜自負。先是有爲未通籍時。御
史安維峻見其書。大惡之。密具疏糾參。比之少正卯。
事下兩廣總督李瀚章案問。瀚章爲剖辨之。得無罪。
朱一新講學浙西。五致書與論學派源流。眞若有爲
之才。足以鼓煽徒衆。隱然如一敵國者。由是康聖人
之名震天下。翰林侍讀學士文廷式。刑部郎中陳熾。
方糾約四方名士。立強學會於京師。有爲與焉。都人
駭其議論。旋爲言官楊崇伊論止。有爲見四方無事。
無所逞其陰謀。會 太后逐翁同龢出毓慶宮。汪鳴

鑒長麟以言事削職黨獄將興公卿不敢見士益懼禍及始乞假南歸至上海立强學分會遣使四方游說湖廣總督張之洞藉金助之附者漸衆所出月報不用國號以孔子降生紀年之洞不悅有責言又因狎游爲娼寮所窘遂奔桂林貴縣臬司蔡希邠倡聖學會粵西僻在一隅士純樸不尙聲氣久之無所發舒不得已跲踵返里有爲雖名詭譎其藉以煽動流俗不外勸請謁結社黨卒亦無他技能其徒梁啟超者新會舉人好讀周秦諸子閒　四庫總目三與計偕不第方徘徊海上落魄無所歸强學分會雖散器

皿宅舍具存。因收拾餘燼。與浙人汪康年。改設時務報館。中午款夷後。朝政多苟且。上下皆知其弊。以本朝文禁嚴。屢興大獄。無敢輕掉筆墨譏時政者。自時務報出。每旬一册。每册數千言。張目大罵。如人人意所欲云。江淮河漢之間。愛其文字奇詭。爭傳誦之。行銷至萬七千餘册。由是康門之談張。而羽翼成。黨禍伏矣。有為既屢躓不用。家居二載。益揣摩中外時局。其弟子流散四方。稍稍復集。理其一家之業。援據公羊何休學。著爲孔子改制考一書。大旨謂春秋既作。周統遂亡。雜引董子淮南諸篇。附會牽强。以證孔

予改制稱王之實盡私揣乾隆中葉以後漢學大興不搆一漢儒之獄尋隙攻經未足傾動士林而中國君權至尊欲隱避辯言亂政之名又不得不文飾經言託之孔子其後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張其師說葉德輝賓鳳陽梁鼎芬等起而攻之盡發其覆其說遂不得行二十三年丁酉十月膠州事聞有爲拊掌喜曰外禍亟吾策行矣徧觴親友得多金挾以渡海滬瀆遇文廷式方罷官僑居授以書甚秘抵京不十日即草疏數千言求總署代奏其疏發明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四說末斥帝與諸臣求爲長安布衣而不

可得總署得疏大驚指其疵令删汰以進有爲執不可疏卒未上然有爲得廷式書交通內廷左右已先爲之地旣而給事中高燮曾上疏密保　上大喜欲召對爲恭親王奕訢諫止乃命總署隨時接見有爲詔問大計並索其書覽之大驚歎不置於是日本變政考彼得變政記諸書以次上達而請定國是之疏總署亦爲之代達矣有爲頎身修髯目光炯炯射人始學經生繼治名法末乃變爲縱橫見人長揖大笑叩姓名畢次詢何郡邑物產幾何里中長老豪傑必再三研詰取西洋鉛筆一一錄其名儲夾袋中是時

天子方開特科。四方高視濶步之士。雲集輦下。爭曬交康先生。有爲亦傾身結納。終日懷刺汲汲奔走若狂。戊戌三月。開保國會於粵東館。京僚集者四百餘人。有爲登臺演說。謂異時有不忍言之事。我輩士大夫。即欲學錢蒙叟作貳臣。西人設官各有專門。非專學不能承乏。之學熊魚山作僧。西教專毀佛寺。僧且無依。無已其蹈海而死。中國既無海軍。即無海境。此亦非我乾淨土矣。衆皆拊掌稱善。御史李盛鐸初與有爲倡議開會。既入康黨。又依附榮祿。聞潘慶瀾欲參倡會諸人。乃檢冊自削其名。先舉發之。疏留中勿問。

四月廣東學政張百熙應　詔舉有爲使才侍讀學
士徐致靖論薦尤力　上問翁同龢同龢雅慕文才
好延攬凡江浙名流悉羅致出其門下嘗東方兵釁
未開有爲上書當道言日本畜謀叵測高麗琉球將
盡爲所啗後卒次第如其所言同龢甚奇之及乙未
再來上書引往事徧告同僚有援用之志重於發言
至是適承　上詢遂贊　上召有爲入對有爲見上
極陳英德俄法之强教堂徧地無刻不可起釁礦產
徧地無處不可要求骨肉有限朘削無已亟宜改用
西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爲政以俄皇彼得之心爲心

上曰。巨室世臣多因循守舊。罰不及眾。奈何。對曰。舊臣何患之有。以祿位尊寵之。陰奪其權。則謗議無從作矣。 世宗設軍機。而內閣如故。 文宗設總署。而會同四譯館如故。前事可師也。 上嗟嘆再三。即日 詔入總署。充章京。有為既蒙召對。自以不時遭際。功名可旦夕成。 旨下僅得章京。意頗怏怏。一日詭言出京。潛從內城匿僧舍。結珍妃母弟志錡。使覘宮中動靜。又廣交言官王鵬運楊深秀宋伯魯等。日夜聚謀。由是內外黨援漸堅。以私意牽合新書。綴成俄皇彼得傳英國變政記普國作內政寄軍令考列

國統計比較表。列國官制憲法比較表。法蘭西革命記。波蘭滅亡記等篇。先後進呈。盡售其保種合羣諸謬說。 上讀其書善之。又左右譽言月進。遂一意傾嚮新法。恨得有爲晚。時翁同龢已罷。廖壽恆新參樞務。 上眷有爲甚。時有宣問。密授壽恒達之。有爲諸陳奏。亦綠壽恆得進。同時四大軍機。不盡與聞政謀。而 內批稍稍出矣。初。阮元總督兩廣時。開學海堂延士。漢學大興。其後陳澧朱次琦。分爲兩派。各有門徒。有爲雖及朱門。考據甚疏。粤人談漢學者。屏諸戶外。有爲引爲大恥。因集門徒。別樹幟講學。遂僞羣經。

翻成案敢爲大言又素行不檢頗干與外事陰持大吏短長粵人掇手咤罵比之邪匪順德李文田乙未典禮闈有爲座主也其初入謁見李文田曰約農先生自稱貢士及廷試策卷文田籤其破體字抑置下等心甚銜之進用之初唯張蔭桓以同里日與之游常以總署密情相餉二人稱服泰西私相褒重尚書許應騤副都御史楊頤以下視之蔑如也時粵人官京朝者唯應騤位最崇守舊最堅聞有爲聚講粵東館則遣人喝止之旣又密參其居鄉攬訟及入京干謁營求諸款宋伯魯楊深秀起與之爭詆應騤竊位

蔽賢阻撓大局　上令應騤自陳而有爲嚮用如故御史文悌在臺臣中頗稱强直始有爲曲意勾致之欲引以爲助令參粵東沙田事文悌不從又令倡率全臺伏闕痛哭上書請變法復堅拜不可至是憤應騤之不直也遂疏攻宋楊庇黨有爲奸邪不可用上主先入之言責文悌沽直好名以不勝臺職黜之應騤文悌既先後譴謫公論大沮有爲益堅僻自用對人言詞突遭許文狂噬即拂衣欲去不意劉整彈章反成禰衡薦表言辭咄咄逼人甚盈滿自得五月以上海時務報爲官報孫家鼐薦有爲主報務　上陽

許之有爲藉口進書實逗留不去一切變法章奏皆其主使力詆各部寺院諸臣老悖不諳外務請　天子御門誓衆仿日本參謀本部萃天下精兵猛將拔置親衛自將之又倡議立十二制度分局都人驚相走告訛傳有爲力伸民權將開上下議院盡革九卿六部諸衙門旣而改律例裁冗官兵制學堂農工商礦各政日有設施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以四品卿入參新政內廷別闢一室值宿其中　諭旨皆其撰擬言事者雖布衣得露章直達四卿裁決後取中旨徑付所司樞府不得與聞禮部以阻格司曹

上書兩尚書四侍郎同日褫職江督劉坤一粵督譚鍾麟皆受詰責或有獻謀裁撤內監者閹黨大懼則搆蜚語謀陷於　太后之前而　兩宮遂成嫌隙矣

太后自歸政後避居頤和園一日　上詣園朝謁

太后責　上曰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棄今以遠間親新間舊徇一人而亂家法　祖　宗其謂我何　上泣諫曰　祖　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兒寧忍壞　祖　宗之法不忍棄　祖　宗之民失祖　宗之地為天下後世笑也置酒玉瀾堂不樂而罷七月李岳瑞請易服色張元濟和之有為實主其

謀。上猶豫未決。有爲奏曰。自古言變法者。皆云小民難與慮始。樂於觀成。今一二老成人。倘張利口。牽掣執政之權。築室道謀。安能成事。古異姓受命者。必變服色。將與天下更始。而不一新其耳目。數千年沈痼慣習。其何術變之。上可其奏。潛遣中使購西服五百餘襲。雜優人衣冠以進。將改元開化。擇吉謁廟。祭告天地。以 太后故。趦趄不敢遽發。旣又議開懋勤殿。招致東南名士。兼聘客卿。大更制度。或洩其謀於 太后。太后恚曰。小子以天下爲玩弄。老婦無死所矣。上由藩邸入承大統。謹事 太后不敢

示與同獨用有爲變法排衆議毅然行之不少紬然左右大臣皆由　太后拔用內廷奔走宦豎服侍西宮有年多爲　太后耳目　上雖驟欲自强勢孤恆惴惴如防大敵至是聞　太后恚怒有違言內不自安欲用一人調停恭王新厭世奕劻世鐸皆疏遠不甚倚重外廷諸大臣失職怨望尤不愜　上心察四卿中獨楊銳沈毅可屬大事二十九日昧爽召銳入宮告以故泣涕商保全銳辭曰此　陛下家事當謀之宗室貴近小臣懼操刀而自割也　上曰爾胡然出　手詔一道命就有爲商之銳退語嗣同嗣同捧

詔大哭。奔告有爲。有爲曰。 太后當國幾四十年。老更變多而猜忌甚。未可口舌爭也。嗣同曰。是不難。當爲 主上了之。引有爲入臥室。取盤灰作書。密謀招袁世凱入黨。用所部新建軍。圍頤和園。以兵劫 太后。遂錮之。有爲執嗣同手。瞪視良久。曰 母后固若是。其可劫耶。嗣同曰。此兵諫也。事成。請自拘於司敗。古人有行之者矣。次日。以告梁啟超林旭。啟超稱善。旭言世凱巧詐多智謀。恐事成難制。請召董福祥。嗣同不可。時世凱以臬司內擢侍郎。嗣同所密薦也。恃推轂恩。自以爲緩急可恃。遂獨造之。世凱延入上坐。

執禮甚恭。嗣同曰。新政將成。而滿員內外阻壓。明公苟出而圖吾。行北洋之位。可取而代也。世凱曰。唯朝廷所命。敢不盡死。嗣同曰。榮祿剛毅。實播弄口舌。挾母后以臨 天子。今將借明公刃。取二人頭以謝天下。因出 手詔示之。且告以兵諫密謀。世凱許諾。請回天津。簡軍實。戒將士。先誘誅總督榮祿。疾驅入都。聽命闕下。嗣同頷之。戒勿洩。世凱至天津。適聶士成以軍事上謁制府。士成淮北驍將。統武毅軍五千人。駐蘆臺。非有急。不輕離營。世凱疑榮祿已覺其謀。北洋兵權。盡萃脊背。士成外。尚有董宋兩軍。勢不敵。

遂叙有爲反輸其情於榮祿。榮祿大懼。遣人變服齎
蠟書馳告奕劻。奕劻言於 太后。 上聞變愕然。
密旨趣有爲出都。有爲知事敗。介教士李提摩太求
援於英使。英使避暑之西山不遇。遂奔唐沽。時八月
初五日也。 太后漏盡回鼓還宮。卽收 上印綬。翼
日。緹騎四出索有爲。已遠颺不可得。執其弟廣仁及
楊深秀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誅之。有爲至香港。
英人以國事犯任保護。上海懸十萬金購募不得。楊
崇伊請 太后訓政。 太后暮年再出垂簾。盡反前
政。倚榮祿練兵。剛毅籌餉。召禮部尚書懷塔布等使

復其位始稍稍偏任滿人矣

邦交志

今世游說之士多侈言列國形勢俄地撳滿蒙之背而兵爭常在歐洲日本彈丸三小島聯合英美遂能成遠交近攻之計所謂遠見千里而近不見目睫者耶嘗甲午邊釁初開我師屢戰失利李鴻章求解於英意謂得一强國居間稍償兵費許高麗自主當可息兵英使援局外之例辭不得已轉而乞俄俄人方經營西伯利亞鐵路甚日本得志而未肯開釁遂使至太后因約德法仗義執言為我索還遼東日本

逡巡而退。後一年。俄皇加冕。鴻章以頭等公使入賀。與定密約數條。利益甚大。法亦酬以廣灣。獨不及德。德使請福建三沙。又不許。蓄怒未發。適鉅野教案起。遂帥兵襲取膠州。進窺卽墨。二十四年戊戌正月。割青島爲德租界。與之議和。并以山東全省路礦畀之。德兵據卽墨者。方修怨未已。駐學宮兼旬。毁及先賢偶像。魯人怨之於朝。　詔詰巡撫張汝梅汝梅不以實告。事遂寢。旣又率商輪五艘。泊膠島。以重貲雇華工凡三百餘人。誘之登舟。悉載以回國。所司勿敢詰也。自是外侮紛乘。雖法人屬部如剛果者。亦來通使

結約・無敢議其非者・康有爲之演說保國會也・謂四十日之間・除旅大廣州灣失亡不計外・爲外洋要挾逼脅者・凡十一事・一德之强租膠州・人所共知也・其二英欲借我款三釐息・而俄不許・其三欲開大連灣南甯通商・俄亦不許・其四借英款不成・而內河行駛輪船矣・其五西貢燒教堂・法索我償款十萬矣・其六姚協贊調補山東道・德人限二十四點鐘撤去矣・其七津鎮鐵路過山東・三告德廷・德不許・改道過河南・亦不許・後請英美使言之・乃許矣・其八聶軍請俄教習・訂明不歸統領節制矣・其九俄人勒逐德教習四

人矣其十直隸山東山西三省練兵必須請俄教習
矣其十一長江左右釐金盡歸稅務司矣是月總署
借英德銀行庫平銀一萬萬兩償日以蘇州淞滬九
江浙東貨釐宜昌鄂岸鹽釐爲質故有爲云然有爲
博交好察凡總署祕約盡偵得之演說未終有泣下
者先是東方兵事未起 朝廷於與國獨親暱英每
事必占其向背自英使倡議守局外以拒鴻章俄人
結歡於我佯爲盡心力任排解德法皆聯爲一體英
人之勢遂孤然創關商埠由英利益均沾之說各國
皆援以入 約俄德法旣各有新地英雖戒盛固不欲

示弱於人。適日本償款清。遵約退威海衛兵。遂入據之。威海衛由成山東北角斜伸入海。形勢遠不逮膠州旅順。又須駐重兵守之。英人屬地徧天下。調兵轉餉。沿途置埠。如驛然。固無須海東僻地。其必據此以抵制三國。亦為勢所廹。非本謀也。然當日俄德法三國聯盟。頗欲傾去赫德。長江利權。且岌岌不保。英廷頗咎使臣失策。俄與英勢不兩立。俄欲東向以爭天下。英日遂聯為一黨。脣亡齒寒。蓋亦有不得不然之勢。俄人初得旅順。易地名為呢夸拉威。經營商埠。用一百六十萬金磅。議稅人頭。金旅逃民載道。依克唐

阿奏以東流剛荒處之呂宋華商亦遭西美兵禍雹書絡繹告難　朝廷坐視之不能救也日本於我為新讐罄我償款恐以練軍渤海以東兵艦如織英吉利外無無與抗顏行者既招俄人之忌雖結英援猶惴惴焉日有戒心因思聯中日之交而保東亞太平之局二月創興亞會於上海置酒高會江標張謇與焉其告同會之人曰彼白人者席卷六合直注東邦氣運之開非人力所能為也斯時也國與國爭種與種爭誰得其長則轉禍為福東邦列國印度先滅緬甸次之安南又次之高麗暹羅亦皆瀕於危亡至今

屹然爲狂瀾砥柱。不失獨立之權。臥薪嘗膽。沈幾觀變。以爲亞洲剝極之復者。舍中日其誰與歸。聞者莫不悚然。自是兩國人士。議釋怨脩好。然創鉅痛深。未易遽合也。李鴻章初詣馬關定約。私於伊藤博文曰。租款宜量我物力。中國外債多。主權盡失。亦非同洲之利也。伊藤不答。及俄人得旅順大連灣。大治戰艦。將有事於東方。日人始懼而親我。我之軍實國帑。既喪於遼東一戰。上下引爲大戚。朝臣唯張蔭桓主聯英。諸新黨議聯日。指旅大爲公地。鴻章新有寵於俄。權力遠出蔭桓上。 太后以勳舊。甚倚重之。英日國勢。

亦實不遠俄德法故當時主聯英日者雖衆終不能
挾清議以敗俄交論者至以道勝銀行比英印度公
司其危懼如此三月德親王亨利來聘命李鴻章張
蔭桓迎勞於途　上御仁壽殿見之賜宴玉瀾堂寵
賜甚厚翼日慶親王奕劻復饗於私邸有欲以山東
毀孔子廟相詰難者奕劻止之謂玉帛之間不宜及
兵事尋謁明陵登西山訪居庸關遺迹周歷北方形
勝循白河還津或疑曩俄親王烏湯士基來京輦海
外珍物結歡朝貴歸而道勝銀行之約成今亨利之
來必挾烏湯故智然總署故守秘密唯一二要臣得

聞其謀。尙侍以下不盡知也。於是　上方銳意變法。召湖廣總督張之洞入見。行次上海。聞沙市亂。怡和公司燬於火。之洞還任。捕奸黨悉誅治之。以謝英人英使駐京師者。要挾未已。謀侵徐相國交民巷居第。大治園亭。相國堅執不允。曰。駕克虜伯大礮於門。閉老夫及家屬而盡殲之。乃可得也。英使笑其倔强。乃止。沙市之亂甫平。閱一月而上海四明公所之獄起。四明公所者。甯波人會館。與法爲鄰。一郡之旅櫬寄焉。法人求之不得。遂毀其垣墉。以强力刼之。郡人大憤。執梃而起者以千數。法檄水師登岸。鎗斃十五人。

蔡鈞急往彈壓亂民毆其傔從遮輿而呼曰米客人欲執予等以媚夷乎衆怒今難犯矣蔡鈞者江海關道也曲意諂事英商又私運江南之米以濟日本故當時有米客人之譊兩江總督劉坤一遣聶緝槼詰滬和解爲浙商索還四明公所死者勿究法人既得志於上海旋因福州船政局裁減洋員薪俸遂索南台索西江鐵路俄自是而窺伊犁英亦因之而索九龍言者以數年之間藩籬盡失與其徇各國之請彼此分割轉失我自主之權曷若統籌全局將沿海各口徧開市埠在我既坐收通商之益即以杜夷人窺

伺之心。於是岳州秦王島三都島以次盡闢爲通商口岸。或又謂福州爲各國商埠甲申之役。法犯之。天津爲各國商埠庚申之役。英法犯之。妄見通商之地。遂獲免爭戰之禍。衆喙爭鳴。莫衷一是。自古馭戎之策。未有紕於此時者也。五月。爲俄路故。從延茂言。設交涉總局於吉林。從恩澤言。設木植公司於黑龍江。朝鮮請派公使來京。許之。命編修張亨嘉轉充朝使。亨嘉恥之。以母老辭。改命徐壽朋。總署進國書。頗以敵體爲疑。　上曰。朝鮮既有自主之權。即爲平等之國。曾儕卑郡。莫敖小羅。是自敗也。六月。英人來詰盧

漢借款始鐵路議與英英欲假我以款歲息外頗有要求總署卻之已而張之洞與比利時定約於上海比利時國小民貧無爭衡上國之志其來賜我借債俄法實陰主之俄人鐵路欲由西伯利亞過東三省入榆關南通蘆漢英外部聞其謀使公使杜訥樂私於總署曰俄路旣達滿洲今又越俎而謀蘆漢將牽動東南大局唯大國圖之其時比約初成已入泰晤士報總署未之見也唯李鴻章頗知其謀業已建議則假權詞拒英英使出比債草約示之一署大驚議廢約越日比使詣署申辯盛宣懷復以爲言適湖北齎

約稿垂遂不告英使密取　旨批許杜訥樂怒曰是侮我也電告倫敦移書讓總署索山海關牛莊鐵路扼俄路中要阻其東畧並及津鎮蘇甯移南洋兵艦悉泊大沽期必得　太后聞有英師大懼即日逐李鴻章出總署悉許杜訥樂所請英人始歛兵退七月溫州淞江江北廳大足先後以教案鬧董福祥所統甘軍與保定教士相仇殺法人大怒司道居中調停始索蓮池書院爲教堂清苑人不可索清河道署許之移甘軍駐南苑過盧溝橋又與西人爭鐵道大鬨各公使恐其尋仇不已乃告樞府止其軍勿調八月

康有爲搆逆事覺・京師大亂・各國徵兵・英爲首・俄繼之・日又繼之・德法美奧義先後以師船至・ 朝旨捕康黨急・有爲遁入香港・英人以國事犯力任保護・太后懸重金購募不得・大恨之・張蔭桓附有爲作亂・初擬大辟・英使出爲緩頰・乃改戍新疆・黃遵憲監留上海・賴英日交庇以免・中夏陟黜之柄・天將倒持之以授夷人・議者乃欲開延賓館於京師・招楚材以爲晉用・圖窮匕見・不其難乎・新黨之未敗也・日相伊藤博文來游・康有爲稱爲亞洲異才・請厚餼之・留備顧問・伊藤私於李鴻章曰・治弱國如修壞室・一任三五

喜事之徒。運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許一聲。壓其至矣。鴻章曰。俟言良是。始吾赴馬關。言索款不宜過多。恐牽掣亞東全局。今若此。尙何言。兩人方飲酒。感念舊事。各投箸欷歔。不樂而罷。蓋自有爲演說而後。朝野上下。皆惕惕以夷禍爲憂。不復措意內政。當時列强要約以圖我者。凡五大端。一曰租地。英租威海九龍。俄租旅順大連灣。德租膠州。法租廣州灣。二曰鐵路。俄據蘆漢東三省。英據津鎭河南山西廣州蘇杭甯波。法據龍州雲南北海南甯。德據山東。三曰預指權力所及之地。不得讓與他人。日指福建。法指兩廣雲

貴英。指沿江各省。四曰礦務。山東許德。雲貴許法。福建許日。吉黑許俄。山西河南許英義。五曰練兵。湖北江甯歸德。東三省直隸歸俄。福建船政局歸法。各省海軍歸英。唯美利堅獨立一洲。始終與我無釁。繁富冠地球。而養兵不及十萬。薛福成至以唐虞開闢稱之。乃者古巴之亂。一出而敗西班牙。風氣亦稍稍變矣。

戊戌履霜錄卷二